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一目錄

福建二

知府

胡嘉昌

芮麟

張瑛

張寧

潘琴

王弼

孫衍

張遜

葉信

金賢

鄭宣化

推官

王仁

黃直

知州

劉孟雍

知縣

沈璧

邵旭

教授

徐興祖

陳思賢

潘松

訓導

劉閔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一

福建二

知府

胡延平壽昌傳

楊士奇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其夕有大星隊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同郡龍原同吳莘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妻之皇朝兵初已下吉安而新淦寇猝王民陷於

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延平  
曰吾不可坐視卽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  
殺將軍奉命來爲弔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  
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三年詔郡  
縣舉文學士縣令丞舉延平應詔旣集京師尙書考  
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  
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  
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爲御史卽臺賜宴延平數言事  
持大體不肯瑣瑣苟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  
都關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

簡近臣往治之 上曰前上 胡御史其人達於大  
體可遣也授廣西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周察民瘼  
遇罹於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适爲按察使  
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  
平矣不爲動行部慮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  
卽服辜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  
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  
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  
灌縣故有都江堰奏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  
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

銅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修  
堰延平至曰土木可以固豈鐵石哉卽爲畫白于  
府轉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言益剴切省乃聞於  
朝從之命下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  
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  
伐木貫籠並緣室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  
大利之延平書其法於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期口  
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  
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  
延平之愛已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

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  
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  
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  
不可勝算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  
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於庭數  
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  
郡政有病民者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  
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  
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務以禮化民  
期年百廢具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

輟左右曰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怠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是日延平沒於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爲罷市奔走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

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啓先生與延平同上京師爲御史同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爲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爲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爲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巨奸吏亦皆竦然斂跡矣夫嚴不病下寬不宿蠹延平重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建寧府知府芮麟傳

福建建寧府知府芮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明於治體吏民畏服嘗誥誤被逮父老泣送境外交遺之金麟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授建寧知府歲饑民困發公廩賑卹又勸富民分粟貸之民賴以濟郡有上下關衛分兵戍守小人倚爲奸利商旅苦之麟疏其弊以聞罷戍兵更置巡檢司鎮之作新廟學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暇則親詣學與諸生論說經史政化行焉秩滿赴京師以疾卒時麟父亦卒於郡舍喪不能舉民爭出錢賻之麟爲

政寬簡有古循吏風且好學不倦尤善楷書云

福建建寧府知府張瑛傳

實錄

福建建寧府知府張瑛浙江建德縣人正統間由刑部員外郎知建寧時延平盜起瑛率衆斬首五百餘盜遂平擢本布政司右叅政仍掌府事後高陽里陳保仔聚衆劫掠瑛復率衆剿捕與季父俱被害事聞遣官諭祭贈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官其子熙爲縣主簿弘治五年十月知府劉璵奏請立祠歲於瑛死日致祭以爲忠義之勸從之

汀州府知府張公寧傳

太學志

張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卽言宛平縣以買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寧奏法出弊生踏勘莫若節省以甦民困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能歸聞者竦然英宗復位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所當改變芟薙者悉舉奏行其有不盡不實訐言官劾奏 皇

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  
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  
留意 上優詔允答大監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  
之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 上以是知之  
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與都指揮武  
忠皆往旣行得遼東奏兩夷仇殺勅諭急差追留取  
便進止寧時次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卽  
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旣至導揚威德陳譬  
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

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憲皇嗣  
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言宜  
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用有建言請  
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  
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保寧與  
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以與當路有卻得  
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厲民弊政  
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  
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歸時年甫四十一巡

按御史劉珂張敦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云

福建興化府知府潘公琴墓碑 李東陽

鶴溪先生潘公諱琴字舜絃年二十四舉鄉貢在太學者十年三十四登進士第歷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改兵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郎中擢福建興化知府致仕以 詔例進階亞中大夫凡在官二十九年家居三十八年年九十而終潘氏譜傳爲唐望族有諱忽者自餘杭徙青田今分景寧縣所居地名沐鶴溪越若干世矣曾祖諱璽祖諱鉞考諱沆號善齋處士以家教聞母封安人公生在永樂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幼警敏蚤邃經學尤博極史籍爲文章典則有古

風致性嚴重不苟合其舉鄉貢在正統丁卯舉進士  
在天順丁丑官南曹在辛巳以後至成化辛卯乃有  
興化之命建社學毀淫祠禁端陽競渡元宵放燈舊  
俗每以片言折獄庭無留案籍廢寺田以贍公用鉅  
細出納皆有籍記可覆按蓋我外舅蒙泉岳公先守  
是郡執法行政積怨成謗竟致其官以去繼者方以  
簡靜獲譽公實再繼益大爲施設不避權貴人始譁  
而終信自己亥致仕以來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  
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齒德隱然爲東南重踰  
臺耄神采精健不異少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

史詩一卷忽夢人贈以詩曰吾將還造化矣會小疾  
卽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晡而逝則正德癸酉歲  
除日也公羣行悉備尤敦孝友創祠宇修宗譜闢祭  
田修累世祖墓自爲贊記族子翰林編修時用今稱  
南屏先生者公實子教竟以學行被薦大鳴於時

興化府知府王公弼墓志銘

林俊

公諱弼字存敬號南郭王之先錢唐人五季亂始祖  
棄卿之黃巖寧川家焉南門自鉉徙鉉生全祿全祿  
生阜阜生秬是爲公父鄭重宣朗爲和州判官有名  
以求養親致其仕以公恩封刑部主事母劉妻丁封  
安人公第謝遷榜進士知溧水溧人稱萬口爲快有湖可田  
無誰何問公募獲論死溧人稱萬口爲快有湖可田  
公督民隄果田中貴人視馬有歲賂公言非公弗與  
循以至今三年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差讞山東  
大獄還拜興化府知府或爲公難則曰第視之旣至

則曰是故秉禮之鄉視溲易與則盡出古意爲之律  
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祀典必嚴科貢必厚郡  
孝節必舉必旌或扁其門曰三節曰雙貞曰一鄉善  
士或臨視其家或設賓榻如陳蕃孺子然飲射宗儀  
禮登降拜跪盡日無惰容俗婚喪過侈俠子事賭博  
家爲落公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喻弗  
變伺舉以懲五伯攝人狠假爲虐公立三限批明書  
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咎民得無擾  
賦稅更徭吏胥多舞弊公身自處分使受成案無所  
與事苞苴杜絕俗吏喜寅緣勢家公必俟藩司具名

牒下方與覆實類風大沮狡僮盜墓松山伐遂赭豪  
右私牙僧通海舟販糴穀價遂翔貴公皆禁治之守  
臣更驛法非人情公譬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鈔  
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公曰莆瀕海宜以自防遂  
勿遣養濟院居河上游先是欲遷輒格不行公擇厲  
壇之右立屋園井厠視舊特軒敞以餌其便則立與  
移出悉故屋焚之平其地立射圃端午競舟長訟耗  
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公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  
私匿逮及社人無縱弊源頓塞前政多因循學校壇  
宇公廨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壘路道多圯則爲之蔡

忠惠祠岳蒙泉祠李守衣冠藏彭惠安陳太常卿賜  
葬則又爲之漏澤院隘則別增之他若牌坊亭碣不  
可勝載費盡出積餘民無所與爲知公牘叢委笑語  
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  
宿弊清汰而利所宜興無復後遺獄訟衰止盜賊屏  
息治理書天下最莆百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公  
安於莆而莆若不可一日無公德者感罪者愧無怨  
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卜沒而祠而碑請衣冠而  
葬風謠盈耳哭者聲必哀盡焉實弘治戊午十月也  
公形短無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迥脫凡累隱  
然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國器仕餘能自力爲詩清  
硬岫奇巋然山谷老氣在刑部稱小翰林嗚呼海內  
如公厥亦指無多屈矣

忠惠祠岳蒙泉祠李守衣冠藏彭惠安陳太常卿賜  
葬則又爲之漏澤院隘則別增之他若牌坊亭碣不  
可勝載費盡出積餘民無所與爲知公牘叢委笑語  
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  
宿弊清汰而利所宜興無復後遺獄訟衰止盜賊屏  
息治理書天下最莆百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公  
安於莆而莆若不可一日無公德者感罪者愧無怨  
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卜沒而祠而碑請衣冠而  
葬風謠盈耳哭者聲必哀盡焉實弘治戊午十月也  
公形短無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迥脫凡累隱  
然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國器仕餘能自力爲詩清  
硬崛奇巋然山谷老氣在刑部稱小翰林嗚呼海內  
如公厥亦指無多屈矣

延平府知府孫公衍墓志銘

楊廉

延平府知府孫公弘治辛酉後七月十六日卒於官前此公以天旱禱雨却蓋走雨中衣沾濕透體得疾遂以不起悲夫念公官南京與予並舍居錦衣巷朝夕得相親益公銘余不得而辭也公諱衍字世延一字延之其先汴之杞縣人高祖伯璣元末避兵來吳遂家牛生子曰仲弓有隱操曰清叔國初爲御史慷慨負氣節仲恭生士達爲鄉善士士達生諱瓛字汝瓚號抑齋以舉人分教廣信人才多所造就贈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則公考也母贈太宜人任

氏叅政勉之女公自幼穎異弱冠領應天鄉薦久之  
丁太宜人憂服除久之登成化戊戌進士第筮仕深  
州知州閱數月丁抑菴憂癸卯服除補信陽州先後  
爲巡按御史洎布按二司交章旌異弘治改元戊申  
陞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辛亥陞車駕郎中丙辰陞  
延平知府深州畿輔近地貴幸之家庄田羅布日事  
吞併公據理處分暴橫知戢民始得安其業沔陽漁  
稻之鄉商賈軍衛強貪巧取公明左券定市價民始  
得享其利他而勸農興學扶弱抑強尤加之意在車  
駕中官假進貢索馬快船無虛日公每裁抑之因而

構成大獄

上命三法司案治於公卒無所及奉部

檄稽攷馬政釐革宿弊最多在延平屬邑有盜殺人  
劫財匿山谷間以良民余甲抵罪公訊知其寃遂開  
行密訪果得真盜出余甲於獄監生羅乙家巨富武  
斷鄉曲筆人至死公收捕之異時解京料價多爲勢  
家包攬負累重徵公令編戶自輸歲辦完民亦無擾  
歲徭役皆手筆覲定推見纖悉人服其均俗多爭競  
公曉譬切要剖決詳明訟漸衰息民婚嫁往往以論  
財後時尤喜焚屍皆嚴加禁止復設叢塚以處貧乏  
郡無志書公謂延平人物如楊時羅從彥李侗諸儒

皆伊洛的傳志可缺乎乃禮聘黃僉事仲昭修之而於諸儒事蹟采取獨備卒年五十有九公官凡四轉嘗以進表復命賜燕錫幣者二膺五品誥積階至中憲大夫公篤孝友喪親毀瘠甚事其兄屢迎養至官下平生讀書恥爲無用之學每謂囚徒庾死多以穢氣鬱蒸所致必令掃除徃狂以致其潔未第時見奸黠吏胥舞文索錢心甚惡之故臨政尤痛懲此嘗大書屋壁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補過惠以得民以自勵在外任務循吏自期在沔陽之人所至以公在謂公必能庇已至必見公見輒依依不忍舍去卒於延平延平之人無不哀之爲詩文明潔清麗見於黃僉事仲昭所評往年公與今儲少卿靜夫過予偶相與聯句覺公才思俊逸自是見公所作皆稱是所著有雪岑稿藏于家雪岑蓋別號云

皆伊洛的傳志可缺乎乃禮聘黃僉事仲昭修之而  
於諸儒事蹟采取獨備卒年五十有九公官凡四轉  
嘗以進表復命賜燕錫幣者二膺五品誥積階至中  
憲大夫公篤孝友喪親毀瘠甚事其兄屢迎養至官  
下平生讀書恥爲無用之學每謂囚徒庾死多以穢  
氣鬱蒸所致必令掃除狴犴以致其潔未第時見奸  
黠吏胥舞文索錢心甚惡之故臨政尤痛懲此嘗大  
書屋壁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補過惠以得民  
以自勵在外任務循吏自期在沔陽之人所至以公  
在謂公必能鹿已至必見公見輒依依不忍舍去卒  
於延平延平之人無不哀之爲詩文明潔清麗見於  
黃僉事仲昭所評往年公與今儲少卿靜夫過予偶  
相與聯句覺公才思俊逸自是見公所作皆稱是所  
著有雪岑稿藏于家雪岑蓋別號云

一 福州府知府張公遜傳

邵寶

公諱遜字時敏姓張氏自號鈍軒累官至福州知府  
世爲無錫人曾祖均佑元萬戶祖定父文簡以公貴  
贈涿州知州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母錢氏贈太宜人  
公幼有敏識十四歲充縣學生二十四舉應天鄉試  
明年會試歸益力學越再試乃入太學卒業文譽日  
起遭父喪服闋又再試乃歎曰命可知矣且仕以行  
義又何必進士之科求也遂就選授福建同安縣知  
縣時同安缺官六年帑有隸銀若干兩或謂公悉取  
之公計日而取以其餘充備荒糴本民稱其廉期年

而政成縣東海上有五戍戍長擾民且弗受禁公至而止內侍某族大而驕人告侵其園田公立正之一時荒政公爲稱首公曰此何足稱荒在備耳乃卽縣治及鄉建倉勸分以廣其儲擇耆老有行者司之至今不廢民葉宗發以豪干法走避嶺下族人往往負稅有死於獄者公簿其丁升分勻別日卽稅完尋以治邑高第擢福寧知州福寧亦濱海多盜公選能者責捕之軍豪張某素負力撓法至是斂跡餘悉帖服乃定役法民七軍三井井不紊未數月以內艱奔歸服闋改涿州涿州在京師西南爲天下極衝使者絡

繹應接不暇而地多宦者家尤號難制前守率以是廢政公處劇以預處勢以直不激不促久而安之凡守之務次第修舉安州監生張錦以人命誣其守宋某逮者三百人數年未決撫按以勘檄公公至安數語而服任丘謝令某徑捕張指揮某下獄某訟之且欲搏之死撫按曰此事須張某又檄公勘亦數語而服公暇修郡志質於宮詹陸公公歎其敏旣而有福州之擢民老幼遮留不得則脫履以識思焉至福三月理舊務未完者千餘事發解戶以官物私販者五百餘事舊收十邑餘錢助附郭軍需公卽革去更定

驛遞夫以逸補勞民大稱便福在閩爲會府鎮巡諸  
司交牒互判公晨起左右酬應無遺務夜燭治官書  
恒至漏下二十刻始罷城中外多火公每躬救之或  
日夜不再食始覺有疾輿而述職過涿之野民識公  
者奔走相告咸出拜曰今何意復見吾父母比至城  
官屬以下郊迎館公公堂信宿而去還抵家疾漸亟  
乃諭其子曰吾受國恩不能報汝曹宜力爲吾補之  
言訖而逝年六十四公歷三官四方異政清勤公敏  
具在疏詞民爲立碑者三曰愛民曰卻金曰德政作  
者皆鉅人所著有鈍軒藁

贊曰人有恒言吏莫難於三知謂府也州也縣也而  
公皆歷之人唯見其易不見其難也且南閩北燕風  
土殊異而在在宜公公豈有異道哉書載簡廉詩永  
豈弟公咸有焉某嘗過涿知公所以爲州者觀於州  
而府縣可推也使少假之年厥績之懋當不止是是  
可惜也吾故詳著之

葉泉州公信傳

徐渭

公葉氏諱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命  
鎮閩者爲某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  
闔者入據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  
闔從几旁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  
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問至校  
逮從闕廷斃杖下而佐以下闔則自縛答以爲常於  
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  
闔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  
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白道上

令迴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  
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闔大沮下堦而迎公謝無  
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  
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闔覺又大恐悉謝不受去  
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闔閩中闔勢大衰息公倡  
之也始公爲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  
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詫奉盆者易水曰是水汚吾  
手同舍郎故善諸闔至是乃竟搆公自泉徙蠻徼竟  
敗公於思南而公當副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  
之誣公罪矯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  
獲守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公讐之愈力此其嫉  
邪而羞忍恥不見佻佻倪出人下用倖以易一郡  
太守也謂不出天性哉

知府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古禮經術師史治者之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  
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閎達有巨人度  
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於時晉江蘇  
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行傳授盡其精  
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歎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  
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  
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  
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略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  
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自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  
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  
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  
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  
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  
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  
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崇仁義黜詐力尊君  
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  
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  
如齊桓達王志而令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  
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昭弑於  
而書殺晉昭徵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齊  
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  
裁於聖心是非不徇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奧  
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  
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  
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夫山草  
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  
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  
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

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殉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鐫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旣伏誅

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銜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辯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議而不果行郡藏有贏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

即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為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為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子仍出歸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大僕韋歿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日嗟嗟欽佩毋念吾適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輓大軌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

車人  
區尤  
高

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芴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福建汀州府推官王公仁墓志銘

尹鳳岐

君王氏諱仁字得仁以字行別號曰一敬本謝姓家  
江右新建邑之古源系出晉太保安之裔子姓繁衍  
盛大蔚爲衣冠望族傳至永亨元季避寇匿媼友主  
覺悟所遂姓其姓娶喻氏則君之父母也君德性淵  
宏資質重厚體貌魁梧音吐洪暢甫五歲母喪哀哭  
晝夜不絕聲稍長從師受學書一覽卽成誦不事嬉  
遊而動中矩度弱冠代父兄爲百夫長調度措置咸  
中理千夫長安宗可奇其能遂以女妻之再爲百夫  
長督漕運事隨集而民不擾遂爲有司所舉薦宣德

廣德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六  
間授汀州府經歷九載秩滿耆民方仲得等千餘人  
保留藩憲疏以聞授承事郎食七品俸仍掌司事後  
本府缺推官六邑耆民黃啓宗二千餘人復列名赴  
上官言其存心公平讞獄明允乞授前職以慰民望  
上官轉達於朝遂陞授推官其在汀凡十八年方其  
始至汀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奉勅爲太守以嚴厲待  
僚屬見君議論正大剖斷公平遂委心聽信汀州衛  
軍素暴橫民被其害民人楊卯生被賊殺且劫其財  
咸以爲暮夜莫知賊爲誰君曰殺人非細故不可以  
不究遂呼其婦而問曰汝夫系與何人相厚善婦曰

與江州衛軍人支繼安鄧普堅交最厚且得財時  
人適在家遂執二人訊問卽引伏百戶王能毆死  
卒王勝詐騙民財皆舉正其罪自是武夫健卒震懼  
不敢肆有內臣至郡索白金君曰郡僻小而民貧所  
產無異物且妄取民財明有禁例彼大怒欲示撻君  
拂袖而出言欲聞於朝其人懼遂行未幾委清軍長  
汀岳老人等十二名坐埋沒當謫戍君以其過誤而  
寬宥之後奉銀三百以致謝峻拒卻之弗受間以公  
私務詣上杭舟年回龍灘險而水駛舟覆者相繼舟  
人告以暮夜昏黑不可行君怒曰吾行無私意天地

所共知遂行若安流人以爲鬼神相之也在道見民  
携老幼號泣而行問之則曰差役重而富人倍取息  
不得已而徙他邑以全生君歸卽榜示禁革其弊且  
勸豐家巨室出粟以預賑貧民復業而全活者甚衆  
朝廷命大臣巡行郡邑勸民出粟以預備賑濟藩憲  
官召君計議與同至各郡施行會病而歸正統己巳  
延平沙縣反賊鄧茂七遣僞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  
州上官以君歷練有籌略命統民兵協同官軍出戰  
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搜賊君曰民避賊匿山中今  
復加之以兵必濫及無辜無以副 聖天子好生之

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鎮守都指揮馬雄遂下令軍中  
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生口老婦  
三百六十餘人意圖功賞誣以爲賊黨欲斬首以徇  
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辨遣之還家  
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脇從  
罔治且求得籍焚之賴全活者不可勝計旣而將樂  
賊寇寧化君聞卽召募壯勇躬出備禦不五日衆至  
一萬與賊戰于益洋賊敗走追奔十餘里斬首百餘  
級生擒數千人民吳彥勝等被脇在賊中遂携妻子  
七百餘詣營自歸悉宥其罪而遣之還其鄉賊復聚

將樂之常平君以許令吳彥勝率其先被賊脇從者  
往常平偽穿都御史余八才家誘擒鄧茂七姪鄧受  
其姊夫楊受生等三十六人而歸擬率衆趨常平搗  
賊巢穴會疾作而止病且革吳彥勝等籲天乞以身  
代死時推寧化縣丞陳陸與義男王遠侍疾衆欲輿  
君歸郡君奮曰吾若一歸賊必長驅豈可乎哉起坐  
帳中呼陳陵及諸夫甲而語之曰汝等務盡力以殺  
賊慎毋退縮吾生不能殺賊以成功死當助汝以滅  
賊無一語及家事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六月二十六  
夜也距生洪武庚午五月二日得年六十明日王遠  
扶柩歸吏民間之皆巷哭盡哀議買地立祠以祀

### 推官黃公直行狀

吳悌

先生諱直字以方號卓峯幼負奇資善屬文十四補  
邑庠生正德丙子中鄉試庚辰卒業北太學適武

廟駕幸留都先生遂奮然具疏請留視勢弗及迺作  
書徧謁當國諸老如楊公廷和毛公澄陸公完等見  
其書詞激烈莫不歎賞稱許既歸聞陽明先生倡良  
知之學于虔州先生徒步往受學焉癸未會試場中  
策問極詆講學之非先生與南野歐公獨闡聖學力  
排羣議之失編修馬公得卷以爲奇士廷對賜同進  
士出身觀政吏部疏陳六事曰隆聖治保聖躬

敦 聖教篤 聖任勤 聖學務 聖道六月乞

恩養疾留中不報是年授漳州府推官勵精民事馭  
吏嚴急寮案祇畏無敢縱肆居官俸入之外毫無所  
取日惟餽粥蔬食家人不能堪而先生清操愈勵一  
視府篆兩攝縣事修廢興墜不殊家事朔望與諸生  
研究理趣課試文藝竟日無倦用法平反惟允權貴  
緝斂無干以私視篆浦泰鼎新學校創號舍六十區  
羣庠校之士肄業其中親課試浦泰科第之盛爲漳  
最先生以辨江東冤獄致忤長官且時方以逢迎爲  
恭先生獨以禮接不隨俗俯仰不獲原於當道則以

爲倨其稍知持正者則未嘗不高先生之行而嘉其  
卓異之政漳俗尚鬼先生盡廢境內淫祠變賣以葺  
橋梁吉安劉公按閩讒媒搆先生者欲以變賣淫祠  
坐贓羅織甚密先生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面拘於  
福之鎮撫司福郡之士多來論學如今度支侍郎馬  
公森郡守王公時中尤相周旋焉按使周公迎合劉  
意欲坐以人已辨問間白晝雷鳴始從未減得以科  
罰送部士民投牒爭留不得號泣奔送如失父母赴  
京道經曹邑留於徐公達官舍重念儲貳國本所係  
乃具建儲疏以請朝廷震怒逮係錦衣獄人皆爲先

生危之先生在獄惟論學談經吟咏其間已而 聖  
意稍回劄示輔臣有不必要深治之旨事下刑部尚書  
公世寧題覆謂其性徧執古而近迂事每憂時而  
適當措財修理求以代民均出而不避嫌疑帶罪陳  
言自云爲國忠謀而涉於狂妄但盡法拘常有司之  
職宥過無大明主之權乃謫判沔陽州抵沔執法益  
堅守已益固當道信重之委攝崇陽縣事先生崇正  
學節浮費抑權貴薄征輸宜民善俗人以此之張詠  
未幾以外艱去崇沔之民奔送如市先生居喪動遵  
古制三年不御酒肉不與宴會四方之來學者不下

百餘人壬辰服闋北上適編修楊公名論冢宰汪鉉  
方上邵元節并逮編修程公文德侍郎黃公宗明先  
生力爲論救疏引戴記敬大臣體羣臣爲論甚切疏  
上天威震怒有黃直這廝累來奏擾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着陸松好生用刑推究的實來說謫戍雷州  
先生忻然就道高涼守石公廉伯請以矜式多士高  
涼之士多出其門不一年 皇上冊立青宮覃恩海  
宇先生得歸田里杜門家居談經論道不入公門至  
於事關利弊輒爲申白無所顧避居家貧甚夫人李  
氏躬織紵以給昕夕喜文藝恒手不釋卷下筆數千

言理致明備爲詩豪壯雅淡所作著有望萊集還江  
集易說遺言錄諸書均可以傳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掌縣事知州劉孟雍傳

劉孟雍江西南昌人以賢良擢龍溪知縣縣與潮相  
接境山谷崑阻有陳永定者負險爲寇鈔掠傍縣累  
歲不能制孟雍至以計掩捕之先是爲邑者多貪閭  
不職吏夤緣爲奸徭役不均民富者幸免貧者不勝  
其困多竄徙孟雍覈其戶之虛實而等差其役流民  
聞者相率來歸勸農務耕禁淫祠寬刑罰衛善抑姦  
邑以大治秩滿陞安州知州龍溪民相率奏乞留之  
授知州職還治龍溪永樂十八年卒

建安縣尹沈君璧墓志銘

歸有光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老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教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伉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

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白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帖帖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暮旦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卽自媿屈

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笑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屈云春秋六十有七

同安縣知縣邵公旭墓志銘

王挺

先生邵姓諱旭字以升號竹泉先世宜興人三世祖尚德遷仁和因爲仁和人曾祖貴和祖廉贈大理評事父琮慕菴公天順中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母陳恭人實生先生先生有至性稍長受易補德清縣學弟子員累試高等年三十遂以貢補南京太學上舍嘉靖壬午謁選吏部授知閩之同安縣同安巖邑先生至同安甚理時漳寇入境爲患先生擊之捕獲殆盡賊黨有馬姓人暮夜持千金爲某請命先生恚曰此曷爲至也發之皆論死有民陳姓者通黠

胥爲僞印先生覈得之論報四境肅然至民有訟則多溫言喻遣之有不可已者亦爲推誠處分不盡法比歲旱徒跣行四十里禱于某神雨輒至民甚德之御史諸監司皆籍籍賢先生居二年先生得羸疾度弗任卽投劾去旣歸杜門角巾不復及天下事矣按先生蚤失慕菴公十歲事母陳恭人甚孝已復背養乃泫然曰所貴榮祿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業舉子而進取之念日益衰云先是正德癸酉先生以國子資滿當入官顧曰吾有先人田廬皇皇何爲者乃南築蔬圃樹藝其間將終身焉越十載彊之乃就職

未幾歸圃愈益治圃中有竹泉精舍邀月臺吟風亭茶床藥鑪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荆坐已登亭臺涉園取蔬治具飲酒賦詩竟日迺罷兄易蚤世與弟昺曦處戚戚然敦誨諸子梗楷勿効統綺家兒務持本業故梗登進士居官介履多出於先生晚年養益高布衣芒鞋不異寒素梗旣領南昌輿隸來迎先生偶有所往梗署使候先生先生却走曰此屬徒亂人意竟屏去雖其厲志執節而修姱雅淑多其天性所自得云王子曰莊周有云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

大謬也然厲伐檀者恥徒食矢考槃者執高尚彼其志各有趨奚問時命哉竹泉先生業成不居居而不竟求之往牒其殆漢太丘晉彭澤之流亞與

徐教授興祖傳

胡儼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爲橫陽人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冰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詣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爲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敬也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爲得師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來覈其事衆壓於勢心知其非

莫敢出一言先生獨奮然抗說具城顛末及潮未嘗  
爲患辨甚力其役遂寢民賴以不勞處有寇嘯聚山  
谷間蔓延平陽瑞安朝廷遣將殄除之檄郡丞王全  
率民爲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曰民愚出迫脅一  
時註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諭之來卽爲良民  
如此則烏合之衆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玉  
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  
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  
致事郡列狀 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  
月十有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

越十有三日卒先生敦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  
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之  
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文藁若干卷藏于家

方遜志與蘇平仲書

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  
漸已稀闊在東南惟執事與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  
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  
實惟執事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廢病無聊  
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  
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傳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府學  
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士隨才造之多所成就 文  
皇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  
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  
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  
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  
立祠祀之

教授潘公松行狀

王升

先生諱松字惟喬潘姓后齋其別號也世居宜興元  
生生十一年而孤越明年遺貲盡於回祿後四  
諸從父俱沒一弟甚孱弱零丁孤苦熒然與寡母居  
蓋潘氏之不絕者如綫然先生績文勵行聲震江表  
教諸子皆有成立諸孫森森嶄然見頭角雖其位不  
滿德不克大行其志士林所共嗟惋而仁者之必壽  
與有後亦足以徵前言之不誣矣先生生而岐嶷在  
孩提中已迥別於羣兒稍長益負氣豪邁初依姊夫  
氏讀書同學生語或侵之遂拂衣去奮志向學不數

年曉暢經史蚤遊邑庠與古齋萬公石菴曹公輩爲道義交講學會文無間寒暑遂衰然爲一時冠先生爲人倜儻俊雅踈眉目美髭髯衣冠偉然動止雍容平生務仗忠義與人一依寬厚曲直短長無所於校雖在貧窶中澹然不以介意讀書貫穿該博爲文直寫胸中所見而氣自沛然每試輒先諸士尤以修行推高一時吳文肅公甚愛重之延之以迪諸子每督學使者至必首旌以風學者其在庠序中凡周旋登降之節一不敢苟朔望期會之事一不敢後遇祭祀朝賀及一詔旨必齋肅從事後生有喧嘩不謹者輒

正色戒之莫不赧服每上官至有咨訪擬議先生與古齋先生議論侃侃交遊中與古翁尤爲莫逆二公規模稍異而各以所長相資蓋古翁持已甚嚴而先生濟以寬和故賢不肖之親就者尤多晚更得與荆川先生遊荆翁以前輩風流無出二公右者故其居宜與也交契獨深而各置兩家子弟於門下事母王太孺人三十餘年周旋委曲至老而忘其寡與貧也孺人病最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於床前凡數月當膝處衣盡穿及卒哀傷幾絕居喪三年一如禮制服闋乃得中鄉試人皆爲先生喜而先生方痛恨王孺

人劬勞艱苦不及見言之輒嗚咽不能止庶弟粟生而弱且出繼先生撫而教之如同母少嘗讀書於外鄰女昏夜奔之先生以禮謝遣明日託他故避舍卒不以告人此尤古所僅見者家計甚薄而性好施與纔有一金輒思與人分之親戚中有以急來告者必傾囊相給無所顧慮至已或不足復稱貸于人未嘗有所悔也居家參酌古禮與時宜之不欲爲皎皎之行自表亦不屑屑家人產業惟掃室焚香讀書靜坐而已其教子弟以容忍爲先其教之之法務在浸潤薰陶不遽加譴訶其言曰子弟固不可不教但成敗

自有定數徒傷至情無益也其教人子弟亦復如是性不喜華靡而好整肅所服雖浣濯之衣亦必使襞積襜如所居雖環堵之室亦必使無纖塵至置一硯一几亦必各有條理居疾病中不見其囚首垢面時也嘉靖辛卯始領鄉薦時年四十六矣再謁春官不第遂爲祿仕計初署任丘縣學事時任丘李序翁當國士風最盛銓司方慎擇其選而先主甚當相國意先生據其素養以教人先行誼而后文藝優柔委曲以身爲準一時士子及鄉大夫莫不翕然稱服其於贊見束修之類一切屏去不問察諸生由有貧不能

自給者捐俸資之以爲常其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  
招致而館穀之更爲之延明師以誨之几成就者若  
十人相繼登仕版者至今未乏也有司有疑事必咨  
訪而後行待之真如師傅禮尤得上司意有事不用  
文移而往往以簡投之若東甌項公與槐謝公尤加  
尊禮延入府中纂修實錄禮貌與都諫樊公並中間  
凡得薦揚者五獎勵者十七俱以古賢爲擬三年銓  
部舉最典先生已居上第而俾尹新城新城在京師  
南門當孔道其民多軍校內臣之家尤號難治先生  
素恬靜簡澹邑旣衝而歲又當朝覲將迎送贈晝夜

額額民力刑敝不能支知不可久居遂乞休監司不  
許乃上疏祈改原職於是遷福州府學教授新城  
小邑然其常例在衆人以爲本分當得者亦不下于  
數先生揮而去之其政略去瑣瑣而簡易寬平一以  
愛民爲主百姓愛而親之有富民犯重法者往往以  
賕屬上下累年不決先生至不煩刑責而服人問其  
故曰此非可以尋常利動者吾死期已至夫復何言  
旣至福州福之士固已蚤聞先生名一見之後人人  
自以爲得師福八閩都會士風頗尚華藻先生敦誠  
確以先之其於周恤簡拔作養之事視任丘加詳焉

福之學凡四爲諸生者凡二千人莫不翕然向風師道爲之大振由是藩臬監司交檄獎勵而士夫之縉章繪軸且徧宮墻矣時侍御古林何公方以直節顯名當朝下車求賢獨深致意先生至以兄稱之而不官及其逮捕而行猶丁寧執手不忍別夫以八閩之廣御史之重寧無一人可厚而獨與屬吏之卑者爲相知非深有契於中而若是乎凡主司考校諸生必先暗示先生論列既定而後發之人皆駭其明內午典浙江鄉試所錄皆一時名彥若今之文宗方泉趙公通使練川湯公此其尤顯著者也而方泉公以故人來督南畿學在常情誰無覬覦之私先生三年之中無一字奉起居故方泉公以此益重先生居數年以老乞休章凡數上不允九年任滿始得遂歸志送者填溢郊關莫不泣下福之多士復相與謀建生祠於學宮之旁以祀之旣歸就道矣而又得魯王府紀善竟辭不赴先生非薄是官而不居浩然歸志因已決矣蓋先生在學三十年州里莫不敬愛之宦遊二十年諸生小民無不親戴之達官賢士無不尊重之然而徒享其名而不享其實坎壈終身志不爲少展豈非命有所限歟先生旣謝事來歸且暮與一二故

人詩篇碁局往來酬酢時或閉門焚香讀書條然有  
遺世獨立之意其爲詩不事雕琢但寫景道情天趣  
自別也先生故有足疾庚申春舊疾復動嗣此覺精  
神稍減起居飲食微失常度厥子闇等勸之醫藥先  
生笑曰死生晝夜爾誰復可免者吾年已耆耄生順  
死安服藥何爲後漸不喜飲食終日晏然而臥時引  
清茶自啜如此者數月問其病則曰並無他故但不  
思飲食耳古有神仙辟穀吾殆幾是乎言笑如平常  
久之日就衰耗顧謂諸子曰吾聞人死必昏曠吾病  
已亟而此心更明白此何爲者闇應之曰此無他吾  
父平日養得正氣至此受用故能清明耳夜分乃寤  
一語不及家事問後事則曰稱家而已毋違禮可也  
先生生弘治丙午卒嘉靖庚申享年七十有五

訓導劉閔

正德元年九月授莆田處士劉閔以儒學訓導閔天性孝友慎言動守正不渝早喪父貧不能葬旅殯於里人之園三年不處內不御酒肉祭奠皆極誠敬事母甚孝時物未奉母不敢嘗晨昏定省出告反面皆如禮母疾衣不解帶撫摩通夕鄉人皆敬慕之提學僉事周孟中嘗捐金以助其養副使羅璟令有司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知府王弼復置學田歲取租五十石以資其費母卒毀瘠廬墓弼將以前田贖之不受歲凶弟婦欲求分異閔閉戶自搥感悟復合

其篤行如此巡按御史宗彛饒塘援詔例欲以經明  
行修薦閔懇辭知府陳效請遂閔以志學職榮之乃有

走介



